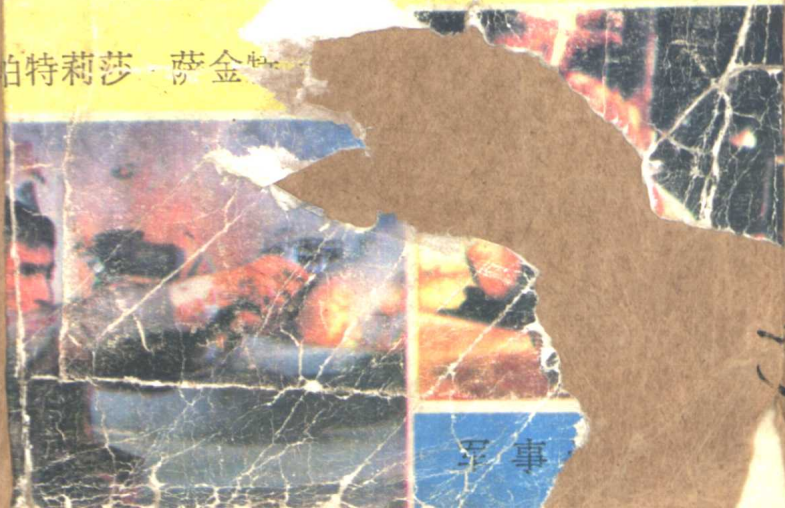




情人节背后的交易

伯特莉莎 萨金



军事

情人节背后的交易

〔美〕帕特莉莎·萨金特 著
胡大勇 志 敏 老 贵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六月

(京)新登字第121号

情人节背后的交易

[美]帕特莉莎·萨金特 著

胡大勇 志敏 老贵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60,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78-5/I·44 定价: 4.30元

故事的开头

时间：1968年8月20日晚11时

地点：布拉格

一个男人正弓着身子，伏在一张斑痕点点的红木书桌前工作着，动作敏捷而熟练。他用左手从档案夹中取出一页文件，放在长颈台灯射出的光束下，用右手调整照相机的焦距，轻轻地按下快门，发出“咔嚓”的声音。接着，他把照过的一页反放在桌子上，取出第二页放在光束下，调整焦距，又是“咔嚓”一声，把这一页整齐地放在前一页的上面，又取出一页，又是“咔嚓”一声……

室外，在古老而狭窄的街道上，警报器发出的尖啸声，好像是在哀悼亡灵。汽车的喇叭声伴随着警报声响彻夜空，向人们发出警告。人行道上传来阵阵急促的脚步声，人们正匆匆忙忙地赶路回家或是奔向安全地点。地下室厚厚的石壁使这些狂暴和慌乱的声音传到这个男人的耳中时，已是微弱难辨。他对这些声音并不在意，仍然保持他的工作节奏，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听听外面的动静，思考片刻。楼上房间内搬动椅子的声音，人们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刺耳的电话铃声都没能打乱他。他不能理会这些声音的干扰，因为，在那些人到来之前，他必须完成一桩大事。

这个男人大约38岁，身材修长，面目清秀，浓密的浅棕色头发向后梳着，显出宽阔的前额。一双棕色的眼睛敏锐而有神，挺直的鼻子端正漂亮，典型的斯拉夫人的颧骨高高耸

起。他的嘴巴大小适中，总是带着微笑，由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嘴唇紧闭，成了一条细线。他的外表沉着冷静，双手稳健有力，动作准确无误。但内心的紧张使他双颊呈现出掩饰不住的红晕；室内虽冷，眉宇间和嘴唇上却泌着细密的汗珠。

这间地下室是长方形的，颇为宽敞，室内阴暗，只有桌上台灯的灯光和从右墙高处一扇狭长的窗户投射进来的惨白的光束，可以看到在光束中慢慢游荡的灰尘。这间满布尘埃的古老房间中的空气，似乎已被禁锢数千年，散发着一股臭味的霉味。室内只有一张书桌和4把椅子，显然不是为了舒适而设计的。这是一间保存秘密文件的储藏室，储存着数以千计的秘密文件，分门别类地、整齐地装在档案袋中，存放在各自的文件柜内。文件柜靠墙排列，大小不一，高低不一，有的已陈旧无色，有的是崭新的，闪着锃亮的漆光。其中一个新文件柜的抽屉已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抽屉内的文件全被取出放在书桌上，每一页都被拍摄下来。

这个男子拍完全部文件后已是深夜，几小时的紧张工作使他脸色苍白，面露倦容，眼圈周围倦痕显著。当他把照相机和照过的胶卷塞进外套的口袋时，双手微微发抖。换胶卷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满意的。至于劳累嘛，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长夜还未过去，离天亮还要几个小时。

他快速地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身子，高举双臂，挺了挺背部，然后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根宽橡皮带，用它把档案捆扎起来。当他正准备把这捆档案塞进破旧的公文包时，楼上忽然传来了沉重的撞击声。他急忙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花板，点了点头，口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加快动作，合上公

文包，夹在胳膊下，关上台灯，快步朝房门口走去，中途顺手关上了被打开的文件柜的空抽屉。

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大黄铜钥匙，打开沉重的橡木制的房门。他刚刚抓住门把，房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巨大的推力使他踉踉跄跄后退了好几步。一个男子跨过了门槛。他身材矮小，但非常健壮，一头深黑色头发，留着卷曲的黑胡子，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

一瞬间，两个男子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互相凝视着对方，时针似乎一下子停止了走动。刚进来的那个男子先醒悟过来，冷酷的眼睛扫视着对方，从面部到夹在胳膊下的公文包，随即又回到脸上。一丝野性的微笑在他的脸上稍现即逝。当他把手伸向衣袋时，那个高个子的男人猛地向前扑过去，举起手臂，握紧拳头，指缝间夹着铜钥匙，挥舞着拳头向黑胡子男人的额头击去。恐惧使他的拳头更有力量，打得黑胡子摇摇晃晃，目眩头晕。接着又是一拳，打得他踉跄后跌，撞在金属文件柜的角上，颓然倒在地上。

高个子男人呆呆地站在那里，面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气，看着鲜血从黑胡子的额角上顺着面颊往下流。他的暴力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卫，但令人吃惊的后果把他吓呆了。

如果不是楼上再次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沉重的撞击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可能会一直呆呆地站下去。他一反毫无生气的样子，用搜寻的眼光迅速环视室内的每一个角落，弯腰捡起公文包，重新锁好门，快步回到书桌旁。灯也顾不上开了，从桌子底下抽出金属废纸篓，放在房间的中央。然后打开公文包，把档案倒进废纸篓内，用颤抖的手指打散一份份文件，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火柴。他擦完了整整一包宝贵的火柴，才把文件纸全部点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燃烧着的文件，不时

轻轻地拨动它们，让饥饿的火苗有更多的机会吞噬每一页杂乱的纸张。同时，他不断地抬起头来，用警惕的目光注视那个失去知觉的人。他离开这个房间时，废纸篓内的火苗已经熄灭，只剩下一层闪着火星的灰烬。在他锁门的时候，室内传来了呻吟声和挣扎声。看样子，警报声不久就会响起，搜查即将开始。他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急匆匆地走向地下室的出口。

他在出口处停了一会，仲夏夜的空气竟是寒气袭人，他感到手指冰凉，不停地颤抖。在扣上茄克衫的衣扣时，动作显得笨拙可笑。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他仰起头来用双目搜寻黑暗而无星光的夜空，嗡嗡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他心内充满仇恨，这些飞机像蝗虫一样，一场蝗灾即将铺天盖地降落在这块毫无防范的土地上。

飞机的嗡嗡声已经变成轰鸣声，从他的头顶上一掠而过。从发动机发出的不同的呼啸声，他能判断出不同的飞机型号。尤其是喷气发动机的刺耳声音，扰乱了夏夜的宁静。

凉风吹来，那个男子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竖起衣领，深深地吸了口气，走向充满危险的黑夜之中。

黎明前的几小时内，500辆苏联坦克和装甲车隆隆地开进布拉格。拖着黑烟的履带碾碎了街道的路面，压裂了鹅卵石。坦克所到之处，一切化为乌有。街头邮筒、公用电话亭、树木、有轨电车、停在路旁的小轿车——这一切都在入侵者无情的暴力面前消失了。

天亮时，布拉格全城已被占领。当布拉格市民起床迎接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处在钢铁的包围之中。坦克封锁了主要道路和桥梁，包围了重要建筑。由

荷枪实弹的士兵组成的警戒线，封锁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使馆，这里已不再是逃亡的捷克人的避难所。白色的传单象一场大雪覆盖了街道和公园。这些传单用粗鲁而可笑的词句向捷克人宣传，他们的俄国“弟兄”（有50万全付武装的士兵）是来把捷克同志从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手中“解放出来！”

一小部分“反革命分子”设法逃跑了，更多的人被一网打尽。

—

纽约，1988年2月

上校转过头来对着站在门边的年轻人笑了笑，年轻人则报以一种颇为勉强的微笑，同时，微微屈膝，他那宽阔的肩膀也随之低垂，试图缩小他们两人在高度上的差距。他感觉到，比上校高得太多可不是件好事。

上校注意到年轻人的身高突然矮了几英寸，但他不动声色，而是继续用手指梳理满头浓密的黑发。然后戴上一顶阿斯特拉罕羔皮帽，洋洋自得地把它盖在右额上，成功地遮住了右额角的一小块伤疤。

“季米特里·阿历山大洛维奇，我的年轻战友，”上校快活地说，最后整了整帽子，“我听他们说要下一场雪，换换气候，这可能要使我们有点想家了。要是那样，我们得好好地享受一下，是不是？”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一丝短暂、恶意的微笑，继续说道，“那些养尊处优的纽约人得赶紧去寻觅暖和的地方，对吗？”

年轻人庄重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上校摆动着—个手指，像教训人似的，又像是在开玩笑，接着说，“让他们在莫斯科过上—个冬天吧，季米特里，他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雪天。是不是这样，我的朋友？”

年轻人又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勉强地笑了笑，因为他觉得上校似乎希望他这样做。玩笑开完后，上校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衣着上。他扣好大衣（这是一件用皮毛作里的优

质黑呢大衣)，然后又整了整脖子上的山羊绒围巾，轻轻地理出黑胡子，仔细地把它捋平。整个动作不慌不忙，有板有眼，使人感到过份讲究了。季米特里偷偷地看了上校一眼，发现他的大衣扣眼上别着一朵白色石竹花。季米特里曾不止一次地遐想，上校的衣着过于讲排场，远远超过虚荣心的需要。但当他这个想法刚刚在脑海中闪现，他就赶紧把它驱走，生怕会被上校发现，从而怀疑他的忠诚。

“你喜欢我的石竹花吗，同志？”上校的黑胡子下面露出狡黠而恶意的笑容，目光投向年青人，好像已经知道他的心思。不过，上校还是亲切地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打发单调的日子。季米特里，你母亲怎么样，她好吗？”话题的突然改变弄得年轻人目瞪口呆。

“上一次我们谈话时，你告诉我她的身体不太舒服。”

“噢……是流感，上校同志。是的，是流感。她已经好了，是我姐姐写信告诉我的。不过，还有点虚弱，这是可以预料的。感谢您对我母亲的关心。”

“没什么。我关心我们代表团内所有的同志。”上校无动于衷地说，从口袋里取出带皮毛衬里的手套。“我们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国土上，我们应该互相照顾。听到她好了，我很高兴，请你告诉她千万不要着急做事，流行性感会带来逆转性的危险。”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年青人。“就像世上的许多事情一样，”他温柔地说，“你可能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是逆转这一类事情，是吗？”

季米特里涨红着脸说，“不，上校同志，我是说，是的，我知道什么是逆转。”

上校点点头，叹了口气，拉了拉大衣袖口，盖在手套上，然后抬起头，用灰蓝色的眼睛盯着季米特里，审视着他的面

孔足足有好几分钟，似乎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来。

季米特里心想，上校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或者上校想从他的脑海里找出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在上校不怀好意的目光凝视下，季米特里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他想，谁也猜不透上校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的快活的外表掩盖着他的真正面目。季米特里当然知道上校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座谣言盛传的大楼里，他听到过许多关于上校的事，也见过他一面。不过，一次就够了。

几周前，季米特里做了一件错事。他喝完茶后才给上校送去当天的邮件。这不过是晚了5分钟的区区小事，但他却看到一个真真的上校，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灰蓝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季米特里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好吧……”上校用带着手套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正在走神，没有注意，几乎吓了他一跳。“你是个好小伙子，季米特里，一个好小伙子。”上校对他笑了笑，黑胡子下面露出白色的牙齿，就像在黑色的云雾中发出一道闪光那样刺眼。“你给你母亲写信时请代为转达我对她的敬意。”

“他这是什么意思？”季米特里害怕地问着自己。怎么突然对他的母亲感兴趣了？还没容得他细想，上校已经拿起靠在墙角的雨伞，把用核桃木制做的伞把挂在手腕上，转身走向厚厚的玻璃门。季米特里长长地舒了口气，又不敢让上校察觉到，赶紧跑过去给上校开门，看着这个宽大健壮的身影跨过台阶走向人行道，看到他同在代表团门口站岗的两个纽约警察打招呼，还说了些什么，引起警察一阵大笑。上校离开大楼时总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每次都引得他们大笑不已。上校怎么会每次都能找到一个新的笑话呢？也可能他说的是

同样的笑话，警察只不过是出于礼貌才对他报以笑声。

当季米特里关门时雪花开始从灰暗的天空中飘落下来。他看了看监视街道安全的监视器屏幕，上校已经敏捷地穿过马路，走向列克星顿大道。中途上校停了下来，转身抬头望着苏联代表团大楼的屋顶。屋顶公园长着灌木和高大的植物，衬托着用电缆和金属支架组成的复杂天线。季米特里只知道那是用以从天空中接收和发出信号的地方，更多的事情他也不想知道，那是别人的事。在大楼顶层锁着门的房间里聚集着一小群精英份子，有男有女，那里是他们工作的地方。

现在，上校转过身来继续往前走，走得那样逍遥自在，轻快的脚步敲打着地面。季米特里过去从未注意到这一点。他发现上校在拐角处停留片刻，回头向走过的路望了望。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上校玩弄着手中的雨伞，快捷地转动了好几圈，样子十分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同时踏着舞步，很快就消失在拐角的地方。

年轻人还在瞪着眼睛看着屏幕，有人粗暴地把他推到边上，从门口跑出去追赶上校。这个人同上校长得十分相似，也留着黑胡子，虽然矮小些但更粗壮，穿得不像上校那样讲究。

季米特里看着这个人也消失在拐角处，感到纳闷，难道格拉索京是在跟踪上校？太离奇了。季米特里忧郁地想道，这真是个性怪丛生的年月，每个人都会被跟踪的一天，上校又岂能例外？他叹了一口气，不再看监视器屏幕。“又是谁去跟踪跟踪者呢？”他嘟囔着，“跟踪者后面还有跟踪者，难道没有止境吗？”他突然感到一阵欣慰，因为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等级森严的集团中无足轻重。高兴的是又到了他喝茶休息的时候了。

至于谢尔盖·谢尔盖维奇·马卡洛夫上校和他的跟踪者尼古拉·波夫洛维奇·格拉索京，季米特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在列克星顿大道和67街交叉处的东北角上座落着一幢公寓楼。在四楼的一个公寓房间里，一个瘦长、留着短头发、五官端正的男子正站在窗前，通过架在三角支架上的一台16毫米摄影机的取景器观察街道上的一切。窗户上装有威尼斯式百叶窗，可以防止从外面看到屋内的情景。窗户向南，苏联代表团和周围的环境都在观察范围之内。

“开始了，”站在窗前的男子说，“我们可爱的DAN^①准时出动。”他按下摄影机的开关，马达发出轻微的哒哒声，伴随着从窗外传进来的街上的噪音。随着这些声音，这个男子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报告情况。“神气活现地走下台阶了……同纽约的皎皎者高兴地谈话……他们礼貌地笑起来……这些家伙到底有什么可笑的？现在他走到街道上了，我必须说，一路上很欢快。是莫斯科来了好消息？要提升为将军啦？上帝啊！”

“别停下来，你的听众还在入迷地听着呢！”说这话的人是屋里的第二个男子，他仰面仰坐在附近一把有扶手的皮椅上，吸着烟，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老兄，情况越来越有意思了。他在大街拐角处跳起舞来了。你以前见过他这样吗？我指的是他在拐角处迈着可笑的舞步，摆动着他那把该死的雨伞。喂，等一等，这些鬼鬼

① 联邦调查局监视人员为被监视对象所取的代号。这里是指马卡洛夫上校。——译注

祟祟的俄国混蛋想干什么？格拉索京来了，拼命地跟着上校。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一次按预定计划行事，马卡洛夫在通常的时间离开，进行例行公事的活动……”

“我们认为，”仰坐在扶手椅上的男子站起来走到窗前，从壁柜上取下一架望远镜，对准下面的街道，观察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情况与往常不同，上校后面有个尾巴。这可是奇怪而有趣的变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肯定出现了新情况。”这个男子把望远镜放在窗台上，抓起塔在椅背上的大衣，向门口走去。“我要干活去了，注意随时向家里报告情况，亲爱的。”

“我会通知老头子的，看在上帝份上，别把我搁浅在这儿。别忘了保持联系。”

“你是了解我的，老朋友。”

“当然了解你，你这个家伙。我再说一遍，你要……”

但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把阿当姆·布林一个人留在屋内。他摇了摇头，关上摄影机，继续对着录音机低语。

* * *

天空昏暗，阴云密布，雪花飘扬。街道上的行人在低头赶路，雪花飘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半融半存，晶莹透亮。落在地上的雪花积成厚厚的一层，行人过处，留下一个个泥泞的脚印。

天气对上校仰乎没有影响，他迈着矫健的步伐前进，随着步伐的节奏摆动着他手中的雨伞。雨伞向前摆动时迈开左脚，右脚着地时雨伞也同时着地。这几乎是准确的军事动作，上校感到有趣，心中窃喜。

他决定步行去格林威治村赴约，这将会是件乐事。时间是充裕的，他喜欢在雪中行走。谁知道以后还会有这种

机会呢？更要重的是，他可以有时间进一步思考正在进行的、复杂的和充满狡诈的一盘棋。他过去也下过类似的棋，不过这一次不同，其结局将对他至关重要，一点差错都不能出。

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下脚步，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一件在关键部位印有红黑心相间图案的妇女内衣。他觉得粗俗但很有趣，是典型美国式的。（在莫斯科你是看不到这类颓废派服饰的。）实际上他在通过橱窗玻璃的反射观察他的跟踪者。那个家伙在马路对面，同他平行前进，在他和马卡洛夫上校之间总保持一些行人作为屏蔽。上校停下来，他也止步。现在他也在对商店橱窗内的陈列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无需询问格拉索京为什么要跟踪他。如果一个人成为他们讨厌的人，莫斯科中心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轻易地将他干掉。他正在进行的一项计划是要重的，但现在也有股力量正聚集起来反对他。

自从他脱离日常工作后，自从他路过66号大街而没有到波兰代表团进行例行访问之日起，就暗示了他的意向。他们需要的正是这个信号。安德罗波夫^①的死给他的敌人带来良机。只要谁稍有暗示，他们就会把他当做走狗。这样做风险虽大，但成功的机会更大。从现在起，切不可发生任何意外。为了赢得这盘棋的胜利，一切都要精心盘算。对，一定要“赢棋”。有趣的是“赢棋”这个词的英文读音与“捷克伙伴”一样，他应该说“捷克伙伴”才对。这时，他那留着浓密黑胡子的脸上露出野性的笑容，记忆把他带回到20年前的一段往事，把他从曼哈顿中心拥挤的街道上拉回到死一般寂静的、黑洞洞

^①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克格勃的前领导人，后任总书记。——译注

的地下室。他又一次面对着一个恐惧而又刚毅的男子，这个人的拳头在他额角上留下了抹不掉的伤疤。

哼！我也给你留下了伤疤，对不对，我的朋友？而且不止一处。

除了伤疤以外，还给他留下了些什么呢？在一间狭小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无休止的残酷的审讯，痛苦的嚎叫声不断传出。他从流着鲜血的嘴内挤出几句有气无力的话来：我把它烧了！我把它烧了！现在让我去死吧！

回忆重新勾起了他旧日的仇恨和狂怒，他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身上怒火中烧。“不，不，”他低声自言自语，“我们还会相见，我的朋友。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完呢！可能死亡在等着我们。如果我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我们还会再见面。这可是认真的。”

突然，他的脚步停了下来，往事历历在目，占据了他的一部分思维，另一部分正在思索着当前的问题。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思索，双眉紧锁，双目微闭，根本没有理会周围行人的拥挤和碰撞。

计划不管筹划得多么周到，总是让人感到迷惑。一些无法预见的因素、一些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带来干扰，并使一切失去控制。就像预测几天后的天气一样，风向的细小变化可能使整个预报告吹。

他狡黠地笑了笑，马上又收住笑容，继续往前走。他用肩膀粗鲁地把行人挤开，走到拐角处的电话亭旁，进去打了个简短的电话，然后继续迎着飞扬的雪花前进，手里摆动着雨伞，嘴里哼着一首俄罗斯民歌。他不时地留意格拉索京是否仍在跟踪他。

二

卡雷尔·诺沃提尼从梦中惊醒，大口大口地喘气，心房剧烈跳动，浑身是汗。脑袋猛地从枕头上翘起，恐惧的双眼扫视着屋里的一切，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壁纸上落满灰尘，老式衣柜上的镜子已是斑斑点点，放在房间角落的脸盆长了一层铁锈，水笼头也因年久失修滴滴嗒嗒地往下滴水，椅子东倒西歪，桌子摇摇晃晃。最后，他看到了扔在地板上属于自己的廉价的帆布手提箱，这才平静了一些。他颤颤惊惊地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把头靠在枕头上。

好了，他现在安全了。在巴黎这家靠近塞纳河左岸的无名旅店肮脏的房间里，他是安全的。刚才又是一场恶梦，老是做这样的梦。有时候，他在绝望时曾经想过，梦魔将战胜现实，总有一天他会在痛苦的恶梦中长眠不醒。只要永远把他关在那间黑暗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行刑者的黑影无情地向他扑来，他们的衣服在黑暗中瑟瑟作响，就能最终达到目的。

是什么声音在瑟瑟作响？他支起身子紧皱眉头。这可不是在作梦，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种什么声音使他警觉起来，到底是什么呢？

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街上的动静，从窗外传进来的声音和他打瞌睡前的情况可不一样。当他打瞌睡时，天色大亮，而现在夜幕已经降临，屋内黑洞洞的，只有路灯微弱的光线透过窗户散射进来。大街上传来人们欢快的喧嚣声，下班时